



# 刘庆邦的女儿国

北乔/著

# 刘庆邦的

The Kingdom of Women of Liu Qingbang's Fiction

## 女儿国

北乔·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庆邦的女儿国/北乔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230-055-X

I. 刘… II. 北… III. 短篇小说-女性-人物形象-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5143 号



---

**北 乔** 1968年生于江苏东台三仓乡，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6年初开始创作，心写小说散文，眼观作家作品。在《红岩》、《芙蓉》、《解放军文艺》和《当代作家评论》等发表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200余万字，有30多篇作品被选载或入选各类文集。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当兵》、长篇散文《营区词语》、文学评论集《103后花园》等6部。作品曾获第十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先后6次获武警文艺奖。现居北京。

——《20世纪中国文学主题研究》

刘忠/著

《文学新书评（2004～2005）》

白烨/主编

《穿越文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极阅读》

王辉 李军/著

《给男人命名——20世纪女性文学中男权批判意识的流变》

李有亮/著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

白烨/主编

## 序

曹文轩

北乔选择庆邦作为研究对象来写一本书，乃是聪明之举。因为庆邦的小说值得去研究。这些年来，乌泱乌泱地出来各种各样的作家专论，有的甚至厚得像块砖头，拿在手中胳膊都酸，砸人可以致命，我就一直心存疑惑：哪个作家值得你用这么奢侈宏大的篇幅去叙述与评析？我总觉得那里头是一些硬拽出的话头，是一些浮夸的道理，是一些拼凑的体系，是一些虚幻的景致，是一些价值的泡沫。牛刀杀鸡，从那架势看，还真像杀牛，但总还是让人觉得用力过猛。每每看到这些书，我一方面为写书者惋惜力气，一方面还为被分析的那个作家而感到汗颜。北乔这回做庆邦的小说解读，我就没有这样的感受。一是如上所说，庆邦的小说值得去研究（在当代，像庆邦这样讲究短篇小说艺术的作家屈指可数），二是北乔所选择的角度独特——他并没有企图对庆邦的小说做出全面的价值判断，而是择其一脉加以细致入微的梳理与分析，不扯别的，就读作品，甚至就事论事，这样就远离了吹牛皮说大话的危险。

初读北乔的这部书稿时，颇有点儿困惑：怎么尽是庆邦小说的照搬而很少有他自己的言论呢？待拿来庆邦的小说进行比较，这才发现，除了那些用楷体印刷出来的文字是从庆邦小说中引来的，其他的都是北乔自己的语言。他实际上是用另一种语言，又重新写了一篇篇小说，并且还写得非常的耐读。这是一种同文翻译。通过他的翻译，庆邦的小说变得更鲜明了。庆邦那里只有描述而没有解释，到了北乔这里就既有描述又有了解释。但这些解释是非常自然地镶嵌在描述之间的，让人几乎就觉察不出它们是一些解释性的文字。庆邦小说中隐藏着的机关、苦心、动机、留白，就在北乔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点评中被说破了。评论的功能之一，甚至说是基本功能就是说破，即将那些不易觉察到的安排与意义指给人看，说给人听。从而让人知道这篇小說妙处何在、精神何在、价值何在。小说家是隐——尽量将他的心思藏着，批评家是显——竭力将那些藏着的尽现于阳光之下。前者的功夫在隐，后者的功夫则在显。这是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较量，较量愈烈，意义愈大。最后作家不敌精明锐利的批评家，“阴谋诡计”皆被识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然而作品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个真正的作家，最希望的事情其实莫过于被批评家彻底揭露与解剖。这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玩了成百上千年了，双方是越玩越精明。北乔与庆邦又做了一场这样的游戏。庆邦输了，北乔赢了，而最大的赢家是庆邦的小说。因为，这些小说通过北乔的点击，被打开了，于是开始溢彩流金、熠熠生辉。

像北乔这样有耐心读文本的批评家，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下的批评文章，倒是雪片儿一般满天飞扬，但写这

些文章的人，少有细心读被他评论的文本的，往往浮光掠影，瞄上几眼就开始云山雾罩、口若悬河。那作品可怜得很，在他的文章里只是一个虚挂的点缀，一个可有可无的陪客，一个地位低下的使唤丫头。作者只是拿那个作品说事，说他的那一套，而那一套早在这个作品问世之前就在他的心中翻江倒海了，这会儿正碰上一个作品，似乎可以作为一个由头，作为一个陪衬，作为一个旁证，于是就撈了它。进入他的文章后，这个文本很快就被扔在了一边，自顾自地去吃他的理论大餐了。也许吃着吃着偶尔还会想起那个文本，问一声“吃过了吗”，还未等对方应答，就又去做他的饕餮了。说是评论文章，而实际上是理论文章。在这样的文章中，实际上是看不见文本的整体的，它只是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我们从这些文章中无法知道那个小说到底写了什么。看多了这样的文章，现在再来读北乔的文章，就觉得很满足，很踏实。他在庆邦的文字世界里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对庆邦小说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每一个细节，都不轻易地放过，完整地将那小说说与我们，解读与我们。他从头说起，一路下来，就是说这些文本，读读说说，指指点点。我有时居然有那样的想法：我不读庆邦的小说也行了，同时又被他说得有了一种更强烈地想看庆邦小说的欲望。

我以为这样的批评是一种有效的批评。

2006年3月9日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 女儿国——乡村里最鲜亮的记忆

王红旗

目前，中国的女性文学以复杂多元的盛势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而方兴未艾，在与世界、本土、东方、西方、主流和边缘的冲撞、对接与融合中正在打开新的视野，正在发生着一个静悄悄的学术转型——从女性立场到性别立场到超性别立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尝试从女性视角、性别视角甚至是超性别的多重视角出发，来探索中国女性的历史与生存命运状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乔作为男性写作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撰写的一部散文评论集《刘庆邦的女儿国》问世了。

其问世的意义在于，当社会意识形态正在进行全面重构之际，当人们正在陷入对都市疯狂的迷恋蜂拥而至，对财富仰止的崇拜锐意攫取，对潮流强势文化言听计从之时，北乔与刘庆邦在心灵的乡土相遇，捡拾童年记忆的碎片，以一个个女人身体和精神成长的故事，在人性的原点上重合闪光，共同构筑起远离都市奢华的最淳朴最鲜亮的乡村“女儿国”。以诗性语言和多维视角，拓展着从本土民间“草根”探测女性生存意义的文学空间，讲述着人类

本真至爱的“善根”在乡村。因为，那里有乡土的滋润与厚泽。

《幼女与少女篇》中有一组对“小姐姐”形象诗意与哲理的评述。在乡村贫瘠的土地上，“小姐姐”们对小弟弟，对小生物，对小动物；对每一个小生命发自内心的母性真爱，北乔以丰富的感悟和记忆，解读得至善至美，纯洁自然，没有一丝污染。“小姐姐”们面对苦难生活的超然与乐观，忍耐与承担，好像都是“与生俱来”的，希望的阳光总是她们幼小心灵里的最鲜亮底色。这里的“小姐姐”们已不仅仅是一组形象，而是一个象征。是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女人“童话母爱”的象征。这与其说是刘庆邦的童年往事“在记忆的血管里流淌”的写照，倒不如说是刘庆邦的描写触动了北乔珍藏在心底的儿时经验，产生了共鸣后的精神交响。又是两人“牵手”对母亲价值文化意义上的探源。

母爱是少女走向母亲过程中的一种生命之爱。母爱的慈善宽厚博大，是中国传统对母亲社会人格塑造的文化内核，对母亲神话的讴歌与延展贯穿着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但是，在传统的男权中心文化赞颂母亲神话里，却遮蔽了母亲的自我主体，世代的母亲“再造”把母亲以“无名的他者”奉上文化“神坛”。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传统母亲神话的文化本能在当代女性文学中轰然崩塌，母亲忠贞贤淑、博爱宽容的美德与人格受到置疑而被解构。特别是在20世纪末期，一批崛起的女作家们试图摆脱女性数千年来被压抑的话语沉默与心灵羁绊，剥开包裹着传统母亲形象的“伟大”光环，发现了传统的男权中心文化“再造”理想母亲、把“原型母亲”

规定为伟大母亲形象、勾画出“女性—母亲—家庭”模式的性别秘密，就是要从根本上剥夺母亲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完整的女性的成长机会，从而拉开解构传统母亲神话的序幕：

方方的《风景》里，“血缘亲情间的生死搏斗与人性撕咬”成为当代母亲生存的风景；陈染的《无处告别》、《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母女相依为命又相互敌视的紧张关系；徐坤的《女娲》更是在公媳、母子的乱伦中摧毁母爱亲情的最底线，彻底颠覆了“以家庭为圆心”的母亲神话。更有甚者，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无字》、铁凝的《玫瑰门》、《大浴女》、徐小斌的《羽蛇》、池莉的《你是一条河》等，其作品中的母女关系集中凸显了“监控与反监控，占有与反占有”的“战争”或极端的“弑母”情节。

但是，解构是一把双刃剑。在追溯母亲血脉的过程中，发现在剔除男权中心文化强加在母亲身上的社会性别本能时却又打碎了母亲的身体，而至今无法完成现代母亲形象重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女性文学作品中，正因为女作家们以矛盾的痛苦的决绝把“玫瑰门”萎缩甚至紧闭，母亲形象完全成了一种不在场的“缺席”。这种失去“母亲”的文化焦虑，驱使有社会良心的文化探险者们，踏上了在自己的土地上寻找“母亲”的苦旅。

那么，北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突破男作家按照一条惯有的男性血缘家族的顺序求索历史，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正行走在寻找“母亲”的路上。在他和刘庆邦携手共建的“女儿国”里，大多的父亲因生命的死亡而“缺席”的隐语暂且不论，从这一群“小姐姐”生长的环境里

寻找到了滋生母爱的“大美自然”和“母亲记忆”，在浩瀚的文化传统里寻找到了“母爱”的“处女地”，只有天、地、人母“三重根”对人类的光耀，才能成就人性初之美好。因为这一群“小姐姐”年龄最大的也只有十二岁。仅有八岁的小姐姐，背负着有残疾的弟弟向田地深处走去的艰难，给重病的弟弟摸鱼吃而沉入水池塘的身影；十岁的改就长成家中的第二个劳力，学着娘的动作，替娘到田里“擢水”的忘我激情；猜小用瓦片扣住小春树，谨防有人来践踏它的生命的细节，在除了家最亲近的地方——父亲的坟上种倭瓜的举动；春穗在娘去世后又当姐姐又当母亲的坚韧；特别是放羊的梅妞与羊为伴侣，以母亲的身份保护羊，喂羊吃自己奶头的故事等。这一幕幕感人肺腑的画面与点睛式的评述结合，阐释着乡土与母亲是孕育人类生命之爱的故乡。

北乔认为：“一个在大美的自然中成长的女孩，天然的母性就像花香一样在春天的阳光下从生命中流溢。”梅妞的“行为”“来自于对成人生活的记忆，更出于她心目中最美好的母子女关系的认同。她与两只小羊的相处，实际上就是在演绎她理想中的母亲形象。她是在努力当好一个母亲的角色，可挥之不去的童心，让她时常不经意地流露出孩子气。”这些“小姐姐”们虽然生活里弥漫着苦涩味，但是她们可爱的天真，她们的忍耐、温情和奋不顾身的勇敢，都是因为在她们小小的心坎里生出了萌芽的母爱！而这些“小姐姐”们在作者的眼里又是一群“潜在母亲”形象的缩影。

《母亲篇》里，那些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母亲形象，以母爱之光点亮着黑暗的夜，慰藉着孩子的心。这是北乔

对“小姐姐”们母爱萌芽的深层探寻。母亲以庇护孩子成长的经验，传递着母爱的“接力”，让人类之大爱延绵无极。“母爱，在一个幼嫩的灵魂中积累着，变成了温情与仁慈，它使得孩子以后又以爱对待他人，自然也包括她的孩子。”北乔以鲜明的性别视角，理性地揭开母亲在乡村的生存文化处境，忍辱负重的母亲们，面对命运的不公，丧夫的无奈，性别的歧视，家族的冷漠，却坚挺着脊梁，养育着她们的孩子，企盼着孩子早些长大。这是生活对一个母亲母爱的考量。读着北乔灵动诗性的文字，眼前浮动这样的母亲们，顿感女性理论的黯然失色，生活才是残酷的真实。只有在心中默默祈祷，让这无私博大的母爱永驻。

《娘：被生活扭曲的角色》里的“娘”，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形象。“娘”因为是“娘”，“在乡村，一个女人没了丈夫，孩子又小，全家的重担就全部压在她柔弱的肩上，她得里里外外一担挑”。“娘”拖着疲惫的身体忘我地劳作，可是“娘”疲惫的身体仍是吃奶的儿子最温暖的床。黑叔是乡村权力的化身，“娘”以一家之主的身份，恳求黑叔排水之事，站着的“娘”比坐着的黑叔还矮。过渡的劳累，娘因中暑软软地晕倒在田边。但是，娘醒来的笑“凄美而充满力量”。北乔巧妙截取了作品中几幅“娘”的生存场景，以简短朴实的点评，揭示了“娘”在权势与劳作压迫下，在身心扭曲和性别异化的灵肉与血液的搅拌中，“娘”的精神却升华为不灭。正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有“小姐姐”与母亲们母爱的沐浴与传承，才使这里的美善人性之河汨汨滔滔！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女性文化之根基。这一组“小姐姐”和母亲形象，在当代文学女性形象

的画廊里有着不可替代的性别文化意义。

但是，北乔追踪到的仍是一根承受了太多苦难血泪的母爱悲剧之链。这个悲剧之链虽然镌刻着传统男权中心文化对母亲的压迫与不公，但是也蕴含了母亲人格美善之精髓，不是简单分得开的。惋惜的是他对“悲剧之链”的文化破译显得有些无力。母亲用她的身体和精神养育了人类，但是她的身体和精神却被历史双重遮蔽。实际上，母亲是一个在传统的男权中心文化“笑脸”后面“哭着”的女人。但是，这样的母亲形象以弱者展示了她自有的魅力。所以，我并不否定母亲“伟大”的品格，而是否定把她囿为生理性别的“天然”家庭角色、其肉体 and 性都是因生殖和哺育而存在的文化偏见。辨识男权中心文化对母亲的理想化虚构而形成的夸张性虚像，拯救和还原母亲正身，来重塑现代性母亲。

母亲和母性在黑暗中以脐带相连的亲密关系，使母爱具有最自私的一面。《娘：荒唐而舍身的保护》里，母亲把对女儿的保护变成了一种监督和控制，当本村的已婚男人想与女儿发生性关系时，母亲为了保护女儿竟然做出舍身相换的姿态。这样侵犯性和愚昧感的母爱是很自私和畸形的。齐美尔在分析《圣母》画后这样说：“圣母在她自身之外的存在中找到了她的意义——圣子虽然是圣母的‘非我’，但又是圣母的‘我’，意味着母性特有的奥秘。”所以，有时候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只因为那是她的孩子。她认为，她掌握着母亲与子女之间最私有的血肉产权。这是因为母亲的本性而产生的最原始和最自私的母爱。也许是因为“不在此山中”的性别身份距离而没能作更深层的剖析。

在《新妇与少妇篇》中，女性成长的“疼痛”是剧烈的，失去乡土的心更是悲哀的，滴血的伤口在希望和绝望的撕裂中难以愈合。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都上演着性强权和性交易的欲望躯体剧。如果说女孩“心”被人骗到城里被老板强暴而逼迫卖淫，她守不住最后获救的一片净土而心死，是对乡村的祭奠，那么乡村的新媳妇“描”在公爹、乌头和村长三个男人的权钱交易中堕入了欲望的深渊；二嫂和会嫂在权力平台上的肉体狂欢，淹没在个人欲望无节制的膨胀里自我陶醉，都是一种更有意义的隐喻。男性往往通过权势占有女性的身体，而女性也在通过权势占有男性的身体。这可以说对以血还血的性别战争，对操控着话语中心权与财富制高点的男性霸权与女性霸权，都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但是，北乔进一步要表达的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的“大美自然”被玷污、人性的美善被扭曲、心灵的乡土被商品大潮冲刷流失的隐忧与关怀。这一切都以女人的肉体来演绎尤其值得关注。

这部散文评论集，是北乔用叙写与评述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多重视角，通过对刘庆邦笔下的五十多位乡村女性形象的再塑造，呈现她们在遥远的乡村里最鲜亮的记忆。借一幅幅女性乡村生存场景把这种美好的记忆锐化成女性形象的长廊，以具有鲜明个性的群像，留给当代女性文学历史，是可喜可贺的！以女性为主体来探索“母爱”的源头与涅槃之痛，来表达女性在身心远离乡土后的双重劫难，是发人深思的！这种切入的方法在男作家里也是不多见的。虽然金钱物欲的贪婪正在摧毁着乡村原生的美丽，但是，我相信“女儿国”的“母亲”形象——坚韧与博爱作为一种以弱势求生存的文化精魂会永远根植于每一

位读者的内心，也会给人多方面的启迪。在当今世界，如果人们能够把竞争变成分享，心灵深处多一分宁静、谦和与宽容，人性就会多一份完美。在两性关系上，如果能够克服任何一种带着镣铐跳舞的偏至，清除传统男性中心文化中的“倾斜”部分对两性的压抑，就会告别两性战争而对话沟通，逐步建立起两性平等和谐的亲密伙伴关系。愿当代人能够像珍惜生命一样保护孕育人类和平和人性进步的灵魂乡土吧！因为那里是人世间“至善真爱”的诞生地。

是以为序。

2005年12月1日

于首都师范大学校园



## 内 容 提 要

被誉为“中国当今短篇小说之王”的刘庆邦，在他发表的200余篇短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立足乡村女性，建立了纸上的乡村女儿国，这是当下中国文坛的一道独特景观。本书以女性主义观点和中国乡村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对乡村女性进行全方位解读。52位乡村女性，年龄从幼年到老年，涵盖了女性的一生。作者进入她们不同于男性成长的文化、情感、选择、梦想、困惑，展现她们带有乡村和女性浓重色彩的精神之旅。作者以纤细的艺术感悟力和坚实的文化创作经验，将文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文学创作的诗性有机整合，保证文化研究独到性和深入性的同时，以优美的叙述，还原了乡村的诗意和乡村女人的诗情。这是一部集独具匠心研究视野与个性化叙述手法的著作，既有浓重的学术含量，又具沁人心脾、扣人心弦的可读性。

北乔，1968年生于江苏东台三仓乡，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6年初开始创作，心写小说散文，眼观作家作品。在《红岩》、《芙蓉》、《解放军文艺》和《当